

继《大雪无痕》后，又一部反腐力作

全国各电视台正在热播
同名电视连续剧

中央电视台
深圳电视台

巨资联合拍摄

当代 风流

何继青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中央电视台、深圳电视台投资联合拍摄
全国各地电视台正在热播同名电视连续剧

当代风流

何继青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代风流 / 何继青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8

ISBN 7-5039-2064-5

I. 当… II. 何…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6148 号

当代风流

著 者 何继青

责任编辑 沈悦苓

版式设计 李 栋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h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海日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

字 数 29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64-5/I·901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人 物 表

贺豫民 南方集团副总裁
高子淳 省建委秘书处副处长
刘 义 公安厅刑侦大队大队长
罗安邦 省建委副主任兼南方集团总裁
蓝家耀 省建委副主任
齐果祥 宏大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夏 玫 省电视台记者、制片人
宋媛丽 齐果祥情妇
楚华英 贺豫民之妻
贺晶晶 贺豫民之女
苏 秀 高子淳之妻
梅若影 刑侦大队女侦察员
姚姑娘 江南少女

陈国才 省建委人事处长
欧 仔 齐果祥的助理
老 马 省电视台摄影师
大 周 刑侦大队侦察员
胡 浩 罗明县县委书记
焦仁义 省建委主任
钟天成 常务副省长

片 头

这是一场记忆中的局部边境战争。

.....

万炮齐发，弹雨如注。

天空中硝烟弥漫，大地上弹痕累累。

硝烟深处，高子淳背着身负重伤的贺豫民越过一个个弹坑，闪过一堆堆燃烧的战火，飞快地向一片茂密的南方丛林奔去。

紧随其后的刘义，不时借助各种地形举枪还击，不顾一切地掩护着高子淳、贺豫民通向南方的丛林深处。

枪声渐去。硝烟飘散。一堆堆燃烧的战火在黄昏的夕阳中一点一点熄灭。

残阳如血。晚暮轻起。南方的丛林寂静而神秘，惟有偶尔一两声鸟叫与细若游丝的林间小溪在无边无际的寂静中划出悄然声响。

高子淳背着贺豫民在茂密的丛林中艰难行走。

刘义在前面一手挥舞砍刀开路，一手持枪警觉地注视着四周。

一条林间小径若隐若现地留在了他们身后。

晚暮愈重。落霞褪尽。一个南方丛林的夜晚即将降临。

贺豫民从昏迷中醒来，环顾四周，挣扎着从高子淳肩上滑下来。

高子淳扶住贺豫民靠着一棵树干坐到地上。

贺豫民吃力地粗喘着，一双坚毅的眼睛望着高子淳，努力地试图表达什么。高子淳用匕首打开一听水果罐头递到贺豫民面前，被贺豫民推开了。

刘义从前面返身回到贺豫民、高子淳身边，疑惑地打量着贺豫民。贺豫民做了个让他们先走的手势，继而伸出手用力推了高子淳、刘义一把。

刘义怔了一下，不由分说地搂起贺豫民往肩上背。贺豫民坚拒不肯，更加用力地推刘义。

高子淳抓住贺豫民的两只手，紧紧握着，一双眼睛深情而充满信心地凝视着贺豫民。

良久，贺豫民被高子淳紧握着的两只手终于无力地软了，任由高子淳紧紧地握在手掌中。

高子淳坚决地背起贺豫民继续往前走去。贺豫民趴在高子淳宽阔的肩膀上，两颗泪珠慢慢溢出眼眶。

在深情的音乐中，叠映出贺豫民、高子淳、刘义、夏玫等人物出现时的特写。

中央电视台
深圳电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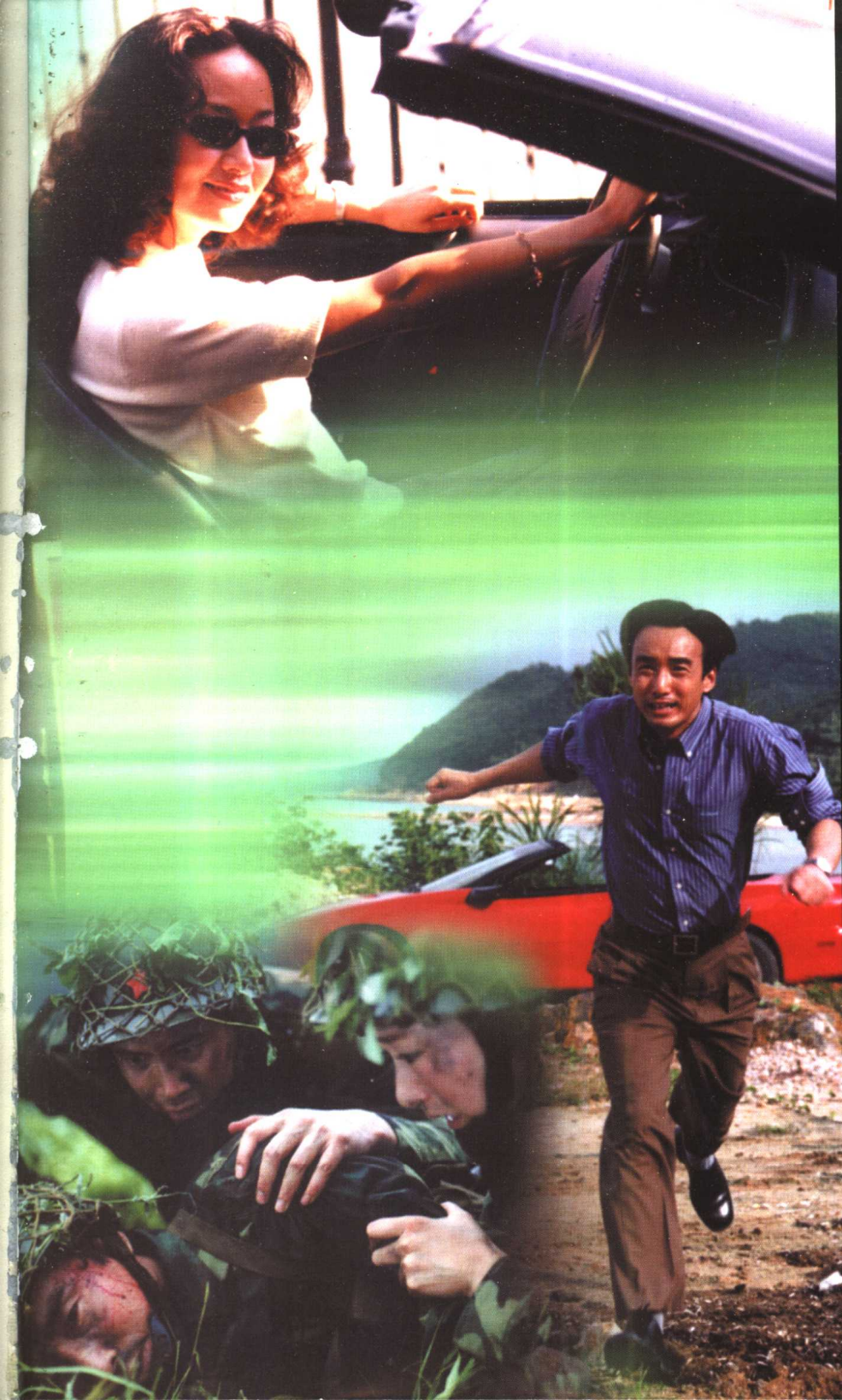
投巨资联合拍摄

当代风流

继

大雪无痕

后又一部反腐力作



中央电视台
深圳电视台
投融资联合拍摄

当代风流

继

大雪无痕

后又一部反腐力作



中央电视台
深圳电视台
投巨资联合拍摄

当代风流

继

大雪无痕

后又一部反腐力作



中央电视台
深圳电视台
投巨资联合拍摄

当代风流

继

大雪无痕

后又一部反腐力作



第一章

高子淳觉得自己正在燃烧，浑沌的目光充满了不确切的仇恨，如果现在给他一个借口，再把一支冲锋枪塞在他手里，他没有把握不扣动击发机将满膛子弹横扫出去，狠狠地击碎眼前密不透风的城市高楼和川流不息的汽车，当然被击碎的也包括楼群和汽车中的器宇轩昂的男人和时装裹身的女人。

在许多年中，那支编号 T3399071 的冲锋枪曾经是高子淳最亲密的伙伴，它和他不仅朝夕相处，而且互相间有着一种心心相印、血脉相通的感应。白天，只要 T3399071 在肩上他就会感到心境踏实、思维流畅、意志昂扬；夜晚，只有把它枕在枕头下面，他才能安然入睡并且在需要醒来的那一刻准时醒来，它和他之间没有语言，那是因为它和他无须语言，他的一个手势一个下意识动作，T3399071 立即能够做出十分到位的反应。他一抖右肩，T3399071 会在十分之一秒或者百分之一秒内从右肩飞速滑下，紧贴到他的右手掌心中央。他右手顺势往下一压，枪的前握柄便会准确无误地跳向左手，在左手接住枪前握柄的同一时刻，右手食指一定已经扣响击发机了。在那个时刻，三点一线构成的瞄准轨道，将毫不犹豫分毫不差地把子弹送向目标。

现在，当然不会有人把一支冲锋枪塞进高子淳手里。T3399071 早在几年前已经化作一注铁水，从这个世界永远消失了。高子淳不是个锋芒外露的人。他的咄咄逼人在于思想的

深刻；他也不是个容易感情用事控制不住自己的人，相反他的冷静、理智常常让同事朋友不寒而栗；但是现在他清清楚楚地闪现出了对于 T3399071 的思念，右肩甚至不由自主地抖动了一下。

这是夏季的一个上午。

残酷的太阳一览无余地笼罩着这座南国大都市的天空，天空因而密不透风犹如一只烧红的铁盖，滚烫的阳光便是从那只烧红的铁盖射向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毫无怜悯之心地烘烤着大地上的生灵万物。街路两边稀稀落落站着两排瘦弱的紫荆树，紫荆树焦渴地低垂着树冠，皱巴巴的显得孤立无助。街路显然是窄了，潮水般的人群在狭窄的街路上匆匆地拥来挤去，越过人群往前便是穿梭来往的车流，车流几乎堵塞了同样狭窄的车道。

高子淳站在路边，他的心情坏透了，目光茫然地扫视着麻木匆忙的人流车流。

高子淳是两个小时前乘飞机进入这座城市的，这是他第一次来这座南方城市。他绝对没想到自己第一次来便会碰到如此境遇：孤独无援地站在街头，望着陌生的街景，听着陌生的语言，全身大汗淋漓，灰头土脸像个无处可去的乞丐。两个小时前，高子淳走下飞机走向机场出站口的时候完全不是现在的这副样子。他的身高将近一米八〇，走在南方的男人女人中很有一点伟岸挺拔的神气。他上身穿了件黑色纯棉短袖衬衣，系一条丝质小方格浅色领带，下面配了条象牙白的裤子，这身穿戴在空调充足的机场大厅恰到好处，庄重文雅又不失清新活泼。他从容沉稳地走向出站处。他无须踮脚扬头便能看见出站口围满的接站的人群，那其中当然有贺豫民。昨天晚上他还和贺豫民通了电话，说定今天贺豫民来机场接他。贺豫民在电话里告

诉他不用去宾馆招待所，就住他家，他家的房子足够住。对于这一点高子淳丝毫不怀疑。他这次来南方就是冲着贺豫民，如果没有贺豫民，他也许下不了决心迈这一步。在这座遥远的南方城市，除了贺豫民他没有任何熟人和关系。高子淳走到出站处，四下环顾没有贺豫民，他有点不相信，这怎么可能？他重新环视了一遍接站的人群，还是没有发现贺豫民。他心里有些不快，不过他仍然不怀疑贺豫民一定会来机场接他，他想象不出贺豫民今天有什么事情比接他更要紧。他走出接站的人群，选了一个比较醒目的位置开始等待。等人的时光总是不大好过的，约好的时间过了，每一分钟都会有煎熬感，何况是初到这座陌生的深不可测的南方城市。随着时间一分一分挪动，高子淳越来越焦灼不安，起先他还能条理清晰地分析贺豫民没有准时来接站的种种可能性，等到十五分钟过去仍不见贺豫民，他彻底失望了。他和贺豫民都是十分准时的人，十五分钟过去不见贺豫民说明贺豫民不会来了。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站在那里很傻，高出别人一截的个头又添几分傻相，而那套黑白搭配的服装在南方无规无矩、自由自然的服装潮流中则显得做作、呆板，仿佛是成了傻相的注释。他这才想到应该给贺豫民办公室打个电话。等他走进候机大厅又发现除了磁卡电话竟然没有其他电话，他偏偏没带磁卡。他问民航小姐哪里有非磁卡电话可打，民航小姐告诉他机场内没有非磁卡电话可打。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责问民航小姐没有磁卡怎么办。民航小姐平静地告诉他候机大厅有磁卡出售。高子淳被民航小姐这句平静的回答弄得有些尴尬，他怎么就没想到可以买一张磁卡呢？买了磁卡，往贺豫民办公室连拨两次电话没人接，拨贺豫民家同样没人接，这样他只剩下去找贺豫民的单位一条路了。他没有贺豫民家的地址，只大概记得贺豫民的单位名称。高子淳被出租送到

了这条繁华大街，出租司机告诉他那家单位就在附近，让他下了车打听一下。在这条被南方夏季的阳光晒得滚烫的街路上，高子淳连续打听了几个人，那几个人不是不会讲普通话，就是莫名其妙地摇摇头抽身而去，有个中年女人甚至表示听不懂普通话。高子淳觉得这座南方城市莫名其妙，觉得这座城市的人不可理喻。怒火不可扼制地从心底燃起来，烧灼着他，他还从来没有在激怒的心境中想到 T3399071，但是这个上午他在这样一种心境中想到了，并且还下意识地抖了一下右肩。高子淳没有继续急于向人打听，他努力平静着自己，他必须平静自己。他考虑应该找个北方人打听，刚才他问的几个均是本地人，也许在这座城市用普通话向本地人打听什么是个错误。

夏玫是在这时候看见高子淳的。

夏玫刚刚参加一个会正要去参加另一个会，她停好车，加上保险锁，跨下车习惯地扬起面孔在原地驻足环视。其实这一刻她并不注视任何东西，也不会对任何人与物留下印象，这只是她的一种习惯。夏玫的视线完全是在无意之中掠过高子淳的。就在她的目光掠过高子淳的那个瞬间她怔住了，她近于忘我地把目光盯在了高子淳那里。她在第一时刻即认出了高子淳。她和高子淳十年没见了，也没有任何联系，十年光阴高子淳从青年步入中年，变化是肯定的，但她毫不迟疑地在最初的瞬间认出了高子淳，这连她自己也没有料到。

夏玫没顾得上细想，飞快地迎着高子淳走过去，直走到离高子淳很近的地方才停下来，一动不动地凝望着那张曾经非常熟悉非常亲近的面孔。高子淳最初似乎没认出她来，她从高子淳略带疑惑的眼神看出了这一点。她倒不因此怀疑自己的外形是否变化很大，她对自己历来充满信心。她的自信仿佛是上帝的赋予。她戴了副宽边太阳镜，她猜测可能是太阳镜使高子淳

产生的疑惑。她没有马上把太阳镜摘下来，而是无言地伫立在离高子淳不远的地方凝视着高子淳。

高子淳其实在最初那一刻就认出了夏玫。

夏玫独具的气质以及常常令男人们着迷的神态不是一副太阳镜能够遮挡住的，高子淳熟知夏玫独具的气质，夏玫的神态在他可谓刻骨铭心。他所以略有疑惑是因为根本想不到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夏玫会突然出现，并且是出现在他最需要的时刻。意外而过于强烈的惊喜使他不能不产生疑惑。人在巨大的喜悦和巨大的悲伤面前产生瞬间的疑惑是天性的必然。

十年前，夏玫从他生活中消失也是这么突然，在突然间消失得干净彻底。夏玫十年前突然消失与另一个男人有关。那个男人叫刘义，是他生死与共的战友。十年后夏玫重新出现则与贺豫民相关，贺豫民的失约使他和夏玫重逢。高子淳历来不信命，可是这一刻在这座陌生的南方城市的茫茫人海中，命这个字眼蓦然跳了出来，不可阻挡地在他脑海里沉浮显现，仿佛要唤起他对往事的记忆，又像是在暗示某些事情将会发生。贺豫民、他还有刘义，十多年前同是师侦察连的三个排长，人称三架马车。他们三个人与夏玫所共有的那段日子，是他们二十多年的岁月中浓彩重墨、最具激情、到后来最不可收拾的一笔。高子淳努力克制着兴奋和意外的惊喜，朝前走两步把手伸给夏玫。

握着夏玫的手，高子淳的声音微微发颤：人海茫茫，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夏玫好一会儿不知道说什么，她的眼圈渐渐潮湿了：俗话不是讲，世界太小，人生何处不相逢么？

高子淳道：离开部队后，你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

夏玫没有回答高子淳的话，道：我们应该换个地方说话，

站在这儿我们的话肯定说不完。夏玫说完打量着高子淳，又问：你有事？与人有约？

高子淳苦笑：我两个小时前刚下飞机，来接站的人失约了。我在这座城市举目无亲，这会儿正流浪街头。

夏玫说：那先去我那儿吧，别的事下午再说。

高子淳言不由衷地嘀咕了句：不影响你的事吧？

夏玫领着高子淳朝停车场走去，边走边告诉高子淳她没什么事，无非是去报道一些可开可不开的会。高子淳没有再说什么，他看见了夏玫的车。那是辆本田最新款轿车，翡翠绿的色泽很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气派，流线型的车身在含蓄中透着几分傲慢，尤其是电探的车顶天窗在太阳照射下闪烁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夏玫打开车门请高子淳上车。高子淳坐进车里很快感到了伴着清香的凉意。夏玫轻松自如地驾着车在潮水似的车流中鱼一般流动。高子淳把目光转向车外，车外是蚂蚁样蠕动的人群。几分钟前他也是在毒阳下苦苦蠕动的一只蚂蚁，如果不遇见夏玫，他现在仍然是一只蚂蚁，也将像车外的蚂蚁们一样背着天上的太阳不知爬向何处。

车子离开繁华大街驶进了一片相对清静的小区，树木明显多起来，人却少了许多。在一排花墙围砌的小院前夏玫停住车，侧过身，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望着高子淳柔声说：到了。

高子淳向车窗外望去。这是一幢本世纪初的建筑，三层高的小楼，红墙尖顶，门窗高大，二三层均修有半月形的阳台，一层则有一条宽阔的外走廊。许多在本世纪初即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都有类似的建筑群。这类建筑，大多是那时候西方人为中国的军阀买办以及大的民族资本家修建的私人住宅，既带着浓郁的西方风格弥散出欧美情调，又结合了中国传统所需要的

耐用坚固的品格。一九四九年以后，这类房子纷纷改换主人，成了共产党高级领导的住处。

高子淳下来车，随着夏玫穿过不大的小院上到三楼。夏玫让高子淳随便转转，自己动手调制冷饮。三楼有两间正房，独立的卫生间，厨房看得出是后来改建的，阳台很大，拉上灯光跳舞不成问题。高子淳漫不经心地各处转着，看得却极其认真细致。夏玫在兼作客厅用的正房叫高子淳，高子淳从阳台走进客厅，夏玫把一杯自己调制的冷饮递在高子淳手上。

高子淳端着冷饮杯在面向窗户的一张硬木椅子上坐下来。窗户一排八扇，窗棂依旧是从前的木头，上面手工雕刻的花纹依旧精致完好，玻璃大概后来换过。窗户的下沿开得极低，差不多挨到了地，不论在屋里的哪个位置都能轻而易举地饱览窗外院子中的景色。院子不大，有几棵古木，古木比楼高出许多，浓荫遮天蔽日，使不大的院子幽静荫深，弥漫着久远的典雅气氛。偶尔传来一两声鸟鸣，并不亮丽，像一道清冷的长叹慢悠悠划过，倒让小院古木越发地沉寂起来，陷入更深的幽古情思之中。高子淳喜欢这种情调。高子淳习惯把环境和气氛看作是情调的基本组合，尽管他骨子里深藏着与这种情调不一致的东西，但并不影响他在某些时候需要并且运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比如现在，夏玫从他的生活中蓦然消失了十年之后意外重逢，两个人单独在一起，有几分典雅又有几分陈旧沧桑的幽古情调就显得格外必要。环境可以影响心境，心境往往影响抉择。虽然高子淳在这一刻还远远谈不上需要夏玫抉择什么，但是当他迈进这座陌生的南方城市，与夏玫在人海茫茫的大街上偶然相遇，他便意识到夏玫和他都将有又一次面临某种抉择。高子淳在走进院子上到这座旧式小楼的三层不一会，就看出夏玫是单身一人生活，这一发现使他坐在这间房子里凝视窗外的